

重刻陸宣公翰苑集

一
函
十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八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

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唐書陸贄傳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

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

詔宰相自擇
贊奏言云

今月十七日

貞元八年

顧少連延英對迴

續通典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

宣頭付閣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

對起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

云諸司所舉

通鑑本注諸司即謂臺省長官

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

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

任諸司者臣以闇劣

魏書張袞傳臣雖闇劣敢忘前志

謬當大任果速

官謗

左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注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譁繁興故云官謗

上貽聖憂過

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
隱庾信進玉律稱尺斗升
表仰稟聖規參詳神思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

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
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
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

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通典周制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曰造士太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長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

吏辟舉

一作辟署

之制

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

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

所以明歷試廣旁求

畫旁求俊又啟

曰苦幹而吏暗之艱限其不

爾雅鴛鴦務強也注馳鴛
事務皆自勉強劉峻廣

啓事未得

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

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

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

綱目集覽公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府竹南漫

錄漢時司徒司馬司空稱三公又稱三府府得自辟除也

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

文獻通考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選入之初雜居三

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

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

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
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

掾曹試博士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晉書職官志靈帝以

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

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

中外品員多所啓授晉書山濤傳濤爲吏部尙書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

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

山公啓事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

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

下悉委

通鑑音注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廓猶憤恚以爲失

職遂不之官

宋書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左丞傅隆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是則黃門散騎侍郎

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臺司此其明

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

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沈括

筆談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旨授者

蓋吏部銓材授職

一作署職

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

而不可否者也

通典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

史之在京師者冊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

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

銓選通鑑本注六品

已下告身皆書聞字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

格限

通典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

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

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三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官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

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年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

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自起居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通典

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

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王莽時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
之職唐貞觀二年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
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通鑑本注言起居郎
舍人拾遺補闕及御

吏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綱目集覽銓曹事銓綜之例著在

格令晉書山濤傳論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又良吏傳序蒞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至今

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

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

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左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

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

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

通鑑音注顏師古注曰陵

邱陵也陵遲言如邱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頽替若邱陵之漸平也

人物衰少

居常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

通鑑音注待罪

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瘝曠之罪故謂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

惟懷竊

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白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

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令職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

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

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

凡是百司之長

通鑑音注諸司長官省寺監之長也

兼副貳等官及兩省

供奉之職

通鑑音注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

官也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

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

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

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

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

史記魏世家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

杜田正謬漢建尙書

百官府曰南宮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猶唐以中書省爲紫微尙書省爲文昌之類後漢鄭宏爲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以爲故事蓋南宮猶言南省也

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

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滕口

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疏滕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

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
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
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
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
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
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
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
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
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

禮記王中心無所爲也以守至正

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
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
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
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
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卽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
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
或矯誣亦寘明罰

書矯誣上天左傳晏子曰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

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

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老子不出戶知天陛下不窺牖見天道

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

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

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

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

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

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

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

也〔說苑〕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使小人參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之害伯

其意性險邪趨尙狹促以沮議爲出眾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伯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